

陳述著

契丹史論證稿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印行

國立北平研究院
史學研究所
印行

639.29701/284

1127-30

陳述著

契丹史論證稿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印行

01875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契丹史論證稿一冊

每冊實價金圓壹圓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陳述

出版者 國立北平研究院
總辦事處出版課
北平中海

發行者 國立北平研究院
總辦事處出版課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店

印刷所 燕京大學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契丹史論證 初稿

目錄

頁數

第一篇 亞洲之游牧民族

- 一 游牧生活之輪廓……………一
- 二 中原古史……………五
- 三 國史中之北系文明……………七
- 四 北系中之契丹……………一〇

第二篇 契丹民族之構成

- 一 緒言……………一三
- 二 契丹名號之初見……………一三
- 甲 始於元魏說……………一四
- 乙 諸可寶之推論及其駁議……………一六
- 丙 契丹之名當先於元魏建號……………一九
- 丁 契丹名號之異譯及釋義……………二〇
- 三 諸史所記之契丹種族……………二五
- 四 契丹爲屢經混合之種族……………二九

附一 契丹八部部名表……………三一

附二 奚五部部名表……………三五

五 結語……………三七

第三篇 初興傳說之新解與大賀遙輦迭刺之由來……………三九

一 引言……………三九

二 始祖奇首及其八子說……………三九

三 舊傳三汗神話之新解……………四三

四 大賀……………四九

五 遙輦……………五二

六 迭刺部及阿保機之祖先……………五八

七 結語……………六二

第四篇 選汗大會與帝位繼承……………六三

一 緒言……………六三

二 柴冊儀爲大汗推選之遺跡……………六四

三 官吏世選爲推選大汗之縮影……………六七

四 太祖以下汗位繼承之紛爭……………六九

甲 太祖諸弟之亂……………六九

乙 所謂扶餘之變……………七二

丙	謙國皇帝之讓國	七四
丁	世宗之繼位及其遇弒	七七
戊	穆宗以下之承襲	八二
五	契丹之選汗與其他北方民族之推選首領	八六
甲	契丹之選汗大會與蒙古之庫里爾台	八六
乙	烏桓鮮卑推舉大人之事例	八八
丙	滿清之推選首長說	八九
附	契丹之大汗推選與「堯舜禪讓」	九〇
六	選汗大會與議政之會	九一
七	結語	九四
第五篇 阿保機建國之基礎及其政策		
一	引言	九七
二	唐代河北及唐廷之河北政策	九七
三	迭刺部之漢化及其與契丹草原之關係	一〇二
四	頭下城之設置與番漢羸合	一〇七
五	強幹弱枝之努力與奚渤海之制馭	一一三
六	對於中原之企圖	一一七
七	結語	一二八

第六篇 統治政策之演變與漢人地位之升降

- 一 引說.....一二一
- 二 傀儡監督.....一二二
- 三 直接統治之試驗與企圖混一.....一二六
- 四 草原本位政策.....一三〇
- 五 南北爭勝與比美.....一三八
- 六 漢人地位之漸高.....一四四
- 七 結語.....一四九

第七篇 遼季黨爭之起伏與北遼西遼

- 一 引說.....一五一
- 二 論重元叛變之原因.....一五一
- 三 宣懿誣案與后黨再起.....一五六
- 四 外患與內爭.....一六一
- 五 燕王獨立.....一六五
- 六 大石西遷.....一六九
- 七 結論.....一七一

契丹史論證稿

陳述

第一篇 亞洲之游牧民族

一 游牧生活之輪廓

遼史有營衛志，爲廿五史中所獨有者，其總序云：「上古之世，草衣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子，不爭不悞。」又云：「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氏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爲常然。」此謂定居民族與游牧民族營衛之異趣，實以兩種生活方式之不同。美人 J. Abbott 著 *Chenghis Khan* 一書，其第一章論亞洲之游牧生活，列舉四種不同之生活方式，其言曰：「人類以幾種取得食物之方法而分爲種族，每種方法，以其特質自成爲其社會組織之特殊制度，此方法即其儀節風俗之源，以至其政府之特殊形式。簡言之，即生活之特型。其方法如下：

- 一 由自然狀態中獵取野獸。

第一篇 亞洲之游牧民族

人生九十年

1919年

二 由牧場中畜牧家畜。

三 由自然狀態中，採取天生的果實與蔬菜。

四 由於採取栽種之果實與蔬菜于耕種之田園。

由前二法，人取給於肉食。由後二法，則取給於蔬食。

自溫帶以北至北極，人多肉食，猶天意也。蓋寒帶不生任何適於人類食用之蔬菜，惟有獸類之肉，可供食用。

自溫帶以南至赤道，人多蔬食，亦猶自然之意志。蓋熱帶極少適於人類食用之獸類，而有果實及其他蔬菜可供食用耳。

依此地域出產之各異，形成民族組織之不同。草原民族之習慣，惟以肉食維持其健康與精力，若食以蔬菜，不久即憔悴枯瘦。反之，熱帶蔬食之人亦如此，蓋彼等以米麵包水菓為食物，以維持其健康與氣力，若食以海象海豹白熊之肉，則必病無疑。

此謂兩極端之事，溫帶則可以混合。

試想此不同區域中之各別情形，以為制定其人肉食或蔬食之能力，此人類體質之判別，即以氣候季節之各異，是誠天工造物之絕巧也。

因地域出產之不同，而生人類肉食蔬食之分，故在北半球中，野蠻時代之人必爲獵夫，而其同時住近赤道者，必賴野生果實以爲食。更有進者，在此等區域之任何部落或民族，其漸進文化也，初必經由畜牧及家養獸群之一途，另一方面，則由保存種子，並培植於私有之田園中。種植之事，爲熱帶半開化民族之情形，北溫帶與可能馴養獸群之寒帶，其半開化情形則爲畜牧。

此 Abbott 所論民族區分與社會之大別也。美人 L. H. Morgan 撰 Ancient Society 別人類社會曰野蠻（蒙昧），半開化（野蠻），文明三階段。其後接踵增補，有別爲「野蠻人」「半開化人」「文明人」「文化人」四段者。每段又分初、中、高、三層，條分類別，納於此格式之中，大略輪廓，有資解史者之助，然史事萬殊，正司馬子長所謂「未必盡同」也。

近世社會學者之說，社會進化，由游獵而漁魚而牧畜循序以進，即所謂游牧社會，漸漸進入農耕，農耕又可以進爲工商業，以地理氣候及人事各種條件不同之限制，進步有遲速之別。

Abbott 之言：「遠古以來，亞洲大陸之中，已有漸進文明之民族與國家，但其進化甚淺，彼等生活非如北美之印第安人獵取野獸而由牧畜其已馴之獸羣，自然，此大地上之森林逐漸消滅，久爲大草原或碧綠之坡巒，在此等草原或河流沿岸，有不同種族之游牧小部或小國，飄泊其間，營帳以居，或爲猶能移動之簡易草屋，依水草之需要，驅其牧群於草原之間。」又云：「關於此種游牧生活之動靜與風習，及其

家庭組織之發生，吾人得一極清楚之概念，即舊約中所記亞伯拉罕與羅得驅其牧羣於幼發拉底河與地中海間之事也。其居帳幕者，蓋便于遷徙，以追隨其牧群於各草原之間，此等牧群即其財富之全體，土地則隨處皆公有也。有時兩部牧至同一之肥美區域，設兩部長無和平之處理，因爭放牧之權，其牧者或從人，可由爭論而爲戰鬥。」

家長爲其統治者與立法者，諸子及婦女皆屬之，間於若干年出其財產中之物品，獻與上峯，並隨之驅逐牧群，由此而彼，亦僱用牧人及其他役人義從，因種種情形，成爲一大集團，遇有與其他部落敵對時，一族長即能由其家族範圍發動數百武裝之人。當夫如此一羣，由此之彼，彷彿旅行大隊之前進，及其駐息，又確爲一小城也。此諸家族之領袖中偶一死亡，其集團之份子仍凝合不散，並許其最長之子繼承父位（？）以爲領袖。自然，此爲防禦之需要，如其他游牧集團侵據此區，則有斷續之危，且一強有力之部，若有賢明領袖統率，並將誘致其他弱小部落之附麗，或造爭鬥之口實，以致與兵勝之，此種情形乃必然之結果。於是以時間之演進，而有小國之形成，此小國仍需保持強盛，且能繼續其領導地位，以繼續其結合，不然則分化爲其原始之單位，另爲其他之結合，即強大部落統率弱小部落以爲強大，弱小部落亦藉依附以自存。

此論游牧生活之初始，亦即亞洲大陸初進文明之第一期也。

二 中原古史

中華古史如春秋命曆序所云：「天地初立，有天皇十二頭，淡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各立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一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亦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提雨蓋，乘雲車，使風雨，出暘谷，分九河。人皇出於提地之國，九男九兄弟相似，別長九頭，九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略同）此後人追論前史，或爲舊有之傳說也。劉恕通鑑外紀附註論人皇氏之九頭云：「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洲，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軸，駕六羽，乘雲車，使風雨，兄弟各三百歲，或云各一百歲，一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謂之九頭紀。」又稱：「一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掌天下。」是即楊朱所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者也。然以今日科學智識之所能解釋，此十二頭十一頭與九頭云者，與其擬曰十二代十一代，無寧擬爲十二首領十一首領與九首領，亦即十二部落十一部落與九部落。莊子胠篋篇所稱古之王者有十九氏之多，此十二、十一、十九之數，則相傳其本族或所知者，不謂亞洲大陸，僅此十二部落也。清劉獻庭廣陽雜記曰：「古之諸侯，今之士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此言實具通識。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舊以爲農業之開始。今日史家多謂神農爲代表初期農業之名，即農業之始。然農業初興之世，牧畜仍爲基本之生產，農業漸盛，牧畜亦未能盡廢。般人游牧，雖爲習武，亦是農耕畜牧之世，猶存游獵之習，故神農以來，乃至殷商之世，黃河流域，固當有若干飄泊游牧之族也。舊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受命，其存者三千餘國。」武王伐紂，諸侯會於孟津者千八百國，揆之當日實情，以地理知識交通工具等限制，其幅員之狹小可知，而有此千八百之數，則其爲小部酋長，又不待辨而知。黃河流域即冀州以南之華北平原，以土壤氣候之優良，與其他條件之迫促，唐堯虞舜以來，漸漸進入農業社會。若夫并營以北即長城邊外，勁風多寒，故長滯於牧畜。營衛志行營序云：「長城以南，多雨（雨字依殿本補，百衲本原作疑字）多暑，其人稼耕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顧此耕稼以食宮室以居之民，乃以天時地利諸事自畋漁進化而來，遠古之世固無南北之不同，夏商周之代興，儒家傳說，謂曰三代之盛，由今思之，亦可擬曰強弱族系之新舊更替也。晚近以來，因攷古學古文字學之發達，古史頗有新知，舊傳先後之世，或以區域之別，文野不同，非全繫於前後，此有待於專家之討論。唯是氣候溫潤之中原人民，既進爲耕植，生活優裕，漸習文弱，遂爲利用牛耕之民族；氣候寒冽之塞北，人民牧畜以食，生活艱窘，體力雄健，掠奪爲常，廣漠草原，遂成騎馬之民族。數千年

來，活動於亞州大陸之主要角色，北爲馬群與馬上之健兒，南則耕牛與馭牛之農夫而已。更有進者，同是北方之民，亦分南北，是即畜牧地帶之北，仍有射獵之民，同是南方之民，復有南北之別。南史顧協傳云：「張率嘗薦之（協）於帝（梁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體質既有不同，則文教隨之各異，此南北又分南北之說，舊日史家已有部分之記錄，未有以之總括釋史者。

民國十三年，美人 H. Huntington 來華演講，論中國歷史上之外患內亂，皆由中亞氣候之轉旱爲原因，所撰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亦如此主張，雖言之過甚，亦不無可取。

南北兩元，互爭雄長，勝敗起伏，鑄成國史上之政治興衰。既經融會混合，又每形成文化方面之異彩。

三 國史中之北系文明

史記匈奴傳有言：「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當是故舊相傳，不無由也。易既濟謂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見其勢力之強大。太王居邠，狄人侵之，遂致去邠居岐，孟子嘗稱道之（莊子讓王篇史記周本紀亦會載之）。關于上古之北族，王觀堂先生有鬼方昆夷獫狁攷論其事。戰國以來，北邊起築長城以爲防禦，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秦滅六國，傾全力以築長城，所謂「萬里長城」者，尤爲歷

史上之偉績，皆防胡馬之南牧也。漢代爲國史中之強盛時期，而匈奴冒頓滅東胡破月氏，圍高帝於白登，漢家將帥，束手受制，終以「美人計」而得脫險，此固讀史者所習知也。單于遺漢之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文帝時務在息民，匈奴遂益驕，其對漢使云：「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漢書九四上匈奴傳）審此語氣，可見當日南北對待與彼此強弱之分別也。西通西域，爲斷匈奴之右臂；東滅朝鮮，爲斷匈奴之左臂。足徵匈奴與漢廷之大敵，亦即驕馬民族與農業國家之對立。所謂「匈奴者，引弓之國也；大漢者，冠帶之國也。」亦即謂此。匈奴衰息，鮮卑繼興，西晉之末，五胡亂華，蓋北族之交互起伏，相爲勝衰，中原正朔之朝廷，常藉此以獲休息，是謂外族盛衰之連環，影響於中原之治亂。歐陽修有言：「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慎哉！」（五代史記七一，四夷附錄）而以夷制夷，遂亦爲歷代防邊之善策也。

拓跋初以北族南下，君臨中原，是即國史中對劉宋肅齊而稱之北朝。然當時東有高句麗，北有蠕蠕，蠕蠕之實力尤雄厚，交互牽制，神州藉以平安。此初君臨中原之拓跋，以其草原牧馬之民族，南入農耕地帶，因習俗之故，驅其馬羣以供來，魏書宇文福傳稱：「太和十七年，車駕南討，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敕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洛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

之馬廐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并無損耗，高祖嘉之，……仍仰太僕典牧令。」（北史二十五福傳同）然此變農耕爲牧畜，爲一時之特殊現象，有違於經濟進化之程序，故南北層合以後，終之同化於中原，失其馬上之雄武，併爲中原之人。

周齊之世，突厥興起，周書突厥傳云：「自侯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志，朝廷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至乃率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耶。』」（隋書八四突厥傳略同）至隋中原一統，不能殺突厥之勢。通典邊防典論云：「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衆，又更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爲援。」舊唐書突厥傳上亦稱：「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於始畢，引以爲援。」是突厥之稱雄一時，儼然南北盟主，大唐初起，猶藉力於突厥也。新唐書四夷傳序云：「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紇、雲南是也。凡突厥回紇吐蕃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可知隋唐以來，始終有北敵問題，亦如漢之北有匈

奴也。

四 北系中之契丹

契丹自後魏以來，夾於蠕蠕及高句麗之間，然其勢已足以稱。萬歲通天中，首領李盡忠，劫殺大唐官吏，自號「無上可汗」。武后先後詔曹仁師王孝傑等興兵二十萬擊之，契丹反更南侵，卒藉奚突厥之力其勢始殺。於是朝野相慶大難得脫，改元「神功」。迨至唐末五代，南取平濬，併有燕雲，君臨長城南北，可謂雄矣。趙宋以抗遼之兵力而建國，太宗親征幽州，大敗而還，不得不卑禮厚幣以言和。迨夫藉金滅遼，又以事遼者事金，及藉蒙古以亡金，國祚亦絕。朱明雄起，驅蒙古於漠北。滿清又以北族而亡明。縱觀往史，豈不以胡馬之強，實爲農耕國家之威脅。故讀史者，欲觀歷代之邊功，每視其馬政之良窳爲斷，有以也。

今論契丹往史，關於建國前後之情況，南北融合之舊跡，故通論北方民族以爲之引，用見契丹一族或大遼一代，承前啓後之重要關係焉。顧此皆已往之事，孝文南遷，拓跋同化於中原。契丹亦於南來之後，漸漸同化於漢人，久已無從辨認。女真南來，亦復融化，故元時稱契丹女真曰「漢人」。蓋北方部落之人，與中原接觸之後，漸漸在有意無意中對部族行分化作用，對中原行同化作用，終之棄其舊俗並